二〇一六年天象與曆法

如是我見

余仁杰

時間帶領大家踏入西元二〇一六年，而今年是中華傳統曆法的丙申年(猴年)。首先在此恭祝讀者諸君新歲快樂、萬事勝意。

在這新的一年中，天象與曆法方面也必有新的內容。天象中的日月星辰，最值得觀賞的是日食與月食。二〇一六年中將發生日食兩次，但無月食。

三月九日（農曆二月初一、星期三）日全食。全食帶開始於印度洋東，貫穿於印尼的蘇門答臘、婆羅洲、蘇拉威西，進入太平洋。極大點時刻（東經一二〇度標準時）九時五十八分十九秒，最大食分一點〇四五、極大點全食時長四分〇九秒。全食帶上下兩旁的亞洲東部、澳洲、太平洋上能見日偏食。我國見日偏食區域爲台港澳及內地東、南部，時間爲當天上午，日面被遮掩部位在其南部。

九月一日（八月初一、星期四）日環食。環食帶始於大西洋中部，經中部非洲、馬達加斯加，終於印度洋。環食帶內區域能見日環食，極大點時刻（東經一二〇度標準時）十七時〇八分〇二秒，最大食分〇點九七四，極大點環食時長三分〇六秒：環食帶兩邊的大西洋、非洲、印度洋能見日偏食。

今年西曆二月，全月二十九天，比平年二月份多一天，全年三百六十六天。「閏」是餘數，西曆與農曆都有閏年，西曆置閏多一天（閏日），農曆置閏多一個月（閏月），這都是爲了協調曆年與回歸年的關係。

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爲一回歸年，長度是三百六十五點二四二二天，西曆平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要多出〇點二四二二天。因此用設閏日的方法進行協調。現今國際規定：每四百年中設置九十七天閏日，凡整百年份是四百倍數的才爲閏年（如二〇〇〇年）；其他年份是四的倍數的都爲閏年（如二〇一六、二〇二〇年）；閏年的閏日加在二月份，因此就有二十九天。

農曆中的二十四節氣是根據視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確定，實際上是種「陽曆」，因此他在西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有的年份會相差一天。二〇一六年二月份二十九天，它後面的許多節氣日期都會比二〇一五年提前一天。

農曆新歲丙申年（猴年）始於二〇一六年二月八日（農曆正月初一），終於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農曆十二月三十除夕），全年三百五十五天。因二〇一六年與二〇一七年的「立春」都是二月四日，猴年中不包含這一西曆日期，也沒有立春節氣，俗稱「無春之年」。

農曆歲首正月初一的春節，總在立春的前或後。農曆閏年有閏月，全年三百八十四或三百八十三天，可包含二十五個節氣，因此必「一年兩頭春」：平年只三百五十四或三百五十五天，兩個平年中一個有二十四個節氣，另一個只有二十三個節氣，成爲「無春之年」。這是曆法按規律編排的結果，所謂「無春之年不吉利」，完全是迷信。

中華民族與月亮關係最密切的傳統節日是元宵節和中秋節。每當十五元宵來臨，許多人就會記起「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名句，至於八月十五是「月到中秋分外圓」。遺憾的是猴年的元宵與中秋都是「十五月亮十六圓」。兩節期間月圓的時刻分別是：二月二十三日（正月十六）二時二十一分；九月十七日(八月十七)三時〇六分。

仔細翻閱二〇一六（丙申年）月曆，你會發現兩個有趣的曆法現象：一是農曆四月及五月連續兩個小月，而八月、九月與十一月、十二月兩次連續大月；二是農曆八、九兩月與西曆九、十兩月連續同日序，即農曆月初一是西曆月一日，日序對應。

民間俗稱農曆爲陰曆，西曆爲陽曆。稱陰曆是其曆月根據朔望月，規定朔（日月黃經差零度）這天爲月初一。它的日期具有月相意義；初一是新月，十五或十六、十七等是滿月等等。月亮繞地球一周爲一朔望月，平均長度爲二十九點五三〇六天，因此農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多數月份排列是一大一小。爲什麼有時候會出現連續小月和連續大月？這取決於朔的時刻和朔望月的長短變化：如果這個月朔的時刻特別早，而這個月與下月的朔望月又較短，就會出現連續兩個小月；如果這個月朔的時刻特別遲，而這個與下幾個朔望月又較長，就會出現連續大月（最多時可有四個連續大月）。

稱西曆爲陽曆，因其曆年根據回歸年，每個月的日期都反映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它的月份大小是人爲編排的，月均天數比農曆月均多近一天，因而兩曆月份日序很少會相同。只有當農曆閏月的前十個月左右，兩曆月份的日序才會相同一次（即農曆月初一爲西曆月一日，農曆十五是西曆十五日等等）。今年眞的特別巧，農曆八月及九月的日序與西曆九月及十月的日序連續相同對應，這是極爲罕見的曆法現象。

冰麻花

楊福成

人與事

應邀到東部一個小城參加筆會，主辦方將我們幾個書畫家安排住在他們那兒最好的賓館，說是四星級，其實感覺比五星級還要好。

住得好，吃得喝得也好。海參鮑魚五糧液，去的幾個書畫家也都是海量，沒幾圈就把我喝得暈暈乎乎，等到吃完喝完，他們都回房間休息了，我覺得渾身燥熱，於是就一個人出了賓館透透風。

畢竟是在寒冬，賓館裏溫度很高，一出了門，北風就呼呼地往懷裏鑽，天空又飄着一絲小雨，這個夜晚就更讓人覺得冷了。我拉上羽絨服的拉鏈，沿着賓館門口的一條河往前走。

「麻花了，麻花，天津大麻花！」

剛走不遠，我就聽到一個老太太細弱的聲音。

這麼冷的天，還下着雨，路上根本就沒有幾個人，誰還會買麻花?

我這麼想着，就看到路旁有一輛破三輪車，車上放着一個木箱子，箱子上面擺着幾個麻花，用一層薄薄的塑膠紙蒙着。一位六十來歲的老太太披着一件雨衣，哆嗦着站在車旁。

看我走過來，她又大聲地喊了句：「麻花了，麻花，天津大麻花！」

天這麼晚了，又下着雨，老太太還不回家，肯定是家裏不好過啊，若是好日子，誰還會這麼賣命呢？

我在離老太太不遠不近的地方站住，看有沒有人買她的麻花。

一陣寒風吹來，雨又大了一些，偶爾有幾個人經過，都是匆匆忙忙，連看都不看一眼她的麻花。

其實，我是很愛吃麻花的。

第一次見到麻花，是在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那年我跟着姑姑去趕集，一眼瞥見了這個東西。說眞的，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它叫麻花，但就直覺，這個東西一定很好吃。

我就讓姑姑給我買，姑姑不給買，我就纏她，抱着她的腿哭，可那時候窮啊，姑姑根本沒有多餘的錢給我買。

第一次吃到麻花，是在我大學畢業自己上班掙了錢之後，期待了這麼多年，買了一點嘗嘗，感覺還眞是小時候期待的那種滋味——甜甜蜜蜜的，好吃！

現在，看到街頭有賣麻花的即使想買，但也大都因爲這事兒那事兒的忙碌而不方便買了。對於我來說，在這個寒冬的夜晚遇到麻花，不啻於他鄉遇故知啊。想想明天一早就要回家，再看看老太太的箱子裏也沒有幾斤了，就打算包圓兒，好讓老太太趕快回家暖和去。

買了麻花自己吃不了，帶回去給朋友們分享，朋友們也會因爲我這份難得的感情而感動得請我喝頓美酒啊。

這麼美美地想着，我就走過去，伸手輕輕觸了一下老太太的麻花，不經意地說了句：「這麼涼啊。」

「涼?!」老太太指了指我剛吃完飯的那家賓館說：「那兒的東西不涼，你去吃啊，你吃得起嗎？」

聽了老太太的這句話，我本來燥熱的身體一下子涼到冰點。我輕輕向老太太揮揮手，又沿着小河淋着淅瀝的冬雨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境裏一堆堆冰涼的麻花，一次次地將我覆蓋。

創新與懷舊

汪金友

人生在線

到了新的一年，彷彿一切都變新了。牆上的日曆是新的，身上的衣服是新的，人們的笑臉是新的。就連大街上的空氣，也都像重新換過一樣，吸起來特別的舒服。

有時候我也納悶，怎麼就因爲一個「新年」，就因爲午夜裏「噹、噹、噹」那麼幾聲鐘響，與我們廝守了三百六十五天的「舊歲」，就這樣匆匆地遠去？

舊的去了，新的來了。舊的不去，新的也就不來。舊孕育新，新取代舊，這就是歷史，這就是規律，誰也改變不了，永遠改變不了。

「創新」一詞，可能是二〇一五年被利用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從單位到媒體，到處都在喊「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科技要創新，工作要創新，環境要創新，生活也要創新。

在詞典上，「新」主要有四種解釋。一是指「剛出現的」；二是指「沒用過的」；三是指「革除舊的，換上新的」；四是指「最近」和「剛剛」發生的。就我個人而言，新就是對生活的期盼與希望。穿前所未穿，食前所未食，住前所未住，用前所未用，見前所未見，享前所未享，一年更比一年好，一代更比一代強。這就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夢想。

眞正的新，是創造而來的，不是等待而來的。世上有兩種路，一種是用腳踩出的路，一種是用手修出的路。用腳踩出的路，先是人在走，然後才成了路。這種路，正如魯迅所說：「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用手修出的路，先是人造好了路，然後才有人在上面走。「踩路」和「修路」，都是創造。但後一種創造，比前一種創造更科學、更迅速，也更有價值。

在我們每個人面前，也有兩條路，一條是隨大流去走的路，一條是自己設計和開闢的路。隨着大流走，前邊也有路。但你看到的都是別人看到的東西，得到的都是別人得到的東西，總覺得沒有味道。只有自己想以前沒想過的，做以前沒做過的，在沒有路的地方，親手修出一條「路」來，才能夠體會世界的精彩和人生的快樂。

斯大林在一次講演中曾經說過：「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新的東西在生長。但生長着的東西也不是輕易地生長起來的，它們叫着，喊着，堅持自己生存的權利。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之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生長着的東西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

任何舊的東西，都是不願意輕而易舉地讓位於新的，它們總要固守，總要堅持，總要掙扎，總要做最後的一搏。所以要想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新，都必須付出智慧，付出勞動，付出犧牲，付出代價。但我們還是不應該忘記舊，因爲舊當初也是新，也曾是我們所追求的，也曾給我們帶來許多的快樂。我們不能因爲它們過時了、老化了、落後了，就無情的鄙視和拋棄。其實，所有的新，都來自於舊。正是這些舊，給了創新者基礎、靈感、決心和力量。它們不是新的敵人，而是新的朋友。很多的懷念和回顧，都能夠讓人慰藉心靈，增長智慧。

有人問希臘的哲學家安提西尼：「人最需要的知識是什麼？」答：「是使人拋棄謬見的知識。」又有人問中國的哲學教授林德宏：「人最需要的知識是什麼？」答：「是使人創造未來的知識。」我更贊成林德宏的觀點，生活需要拋棄，拋棄謬見，拋棄過去。但人類生存的價值不在於拋棄，而在於創造。拋棄是爲了獲得，希望在於創造。

布達佩斯的昨日今天

葉 周

天南地北

塞切尼鏈橋遠眺 （作者供圖）

抵達布達佩斯已近傍晚，太陽在多瑙河對面的山坡上剩下最後的餘暉，給這條貫穿歐洲的著名河流撒上一層金色。這就是我少年夢想中的多瑙河嗎？波瀾不驚，在布達和佩斯兩座城市之間安靜地流淌着。我在河邊的酒店辦完入住手續出來，夜幕完全降落了。在還未完全消散的暑氣中我們走上那座標誌性的塞切尼鏈橋，橋頭上兩隻威嚴的獅子在高處俯視着路人。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眼前所見的一切和「陳舊」這兩個字緊密連在一起。女兒眼尖，甚至看見了暗夜中橋上欄杆上飄動的蜘蛛網。

塞切尼鏈橋是第一座眞正連接佩斯與布達兩城的永久性建築，是布達佩斯市內跨越多瑙河的九座橋中最著名的一座，也是布達佩斯的象徵。很久以前布達與佩斯兩座城市之間僅有一座木質浮橋。十九世紀初，匈牙利改革家伊斯特凡·塞切尼伯爵要趕到對岸參加父親的葬禮，因爲天氣不好，河水洶湧，木質浮橋上無法通過，一個星期後風平浪靜後才渡河過對岸去。爲此一件私事促成他去完成一樁公益，他想到在多瑙河上修建一座橋樑。在籌措到足夠的資金後，他請來了英國設計師威廉·提爾尼·克拉克和建築師於一八三九年開始興建，歷時整整十年才竣工。

橋建成後，四隻獅形橋墩被分別放在大橋兩端。獅子由匈牙利設計家亞諾士設計，目光堅毅，獅爪子緊緊抓住兩岸，守望着人們平安。不過也有傳說：獅子雕塑被安置到鏈橋兩端後被發現獅子微張的口中沒有舌頭，雕刻家因此被衆人譏笑，羞愧難當，最後跳入多瑙河自盡。當我近距離觀看露齒張口的獅子，眞的找不見它們的舌頭呢。

這就是我第一次親眼所見的多瑙河。對面的山上是一座籠罩在暖黃色燈光中的中世紀城堡。更遠的地方有一座哥德式的宏大建築群，燈光璀璨，成了夜晚河岸上最亮眼的景色，那裏是國會大廈。河上往來的遊船來回穿梭，並不繁忙。

我如今依然耳熟能詳的小約翰·施特勞斯的《藍色的多瑙河》從壯闊平緩走向奔騰湍急。面對夜色中的河面，一切往日的記憶都浮現出來。「文革」後百廢待興，年輕時的我雖然身居大都市上海，生活依然是捉襟見肘。廣播裏開始播放西方古典音樂，聽着由舒暢到奔騰的曲調，心開始跳躍；思緒起步飛揚，渴求變化，暢想未來。當這些記憶在布達佩斯的傍晚，面對似曾相識的多瑙河一一浮現，人生卻已是中年。

在這個城市的第一個晚上，我們在河上的餐廳用餐，抬頭望去對面山上是亮燈的城堡，增添了濃郁的異國情調。我點了一份鵝肝，有三大塊。這要在亞洲可是價格不菲啊。匈牙利是僅次於巴黎的世界第二大鵝肝出口地，難得有這樣的慷慨。

眞正認識多瑙河的美麗是次日登上了布達的山上，從中世紀的古城堡上鳥瞰河面。蜿蜒的河道展示了它的寬闊和包容。燦爛的陽光下河水顯示出美麗的藍色。布達依山而建，地處河岸台地和石灰岩丘陵上，地勢較高。周圍被城堡山、格列特山和玫瑰山等山丘環抱，自古就是抵禦侵襲的軍事要地。在河上一共有九座各種風格的橋，建造於各個不同的時期。

蒙古人的後代

布達佩斯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最遠可以追溯到西元八十九年時的羅馬帝國。從飛機上俯看大地，布達佩斯平原遼闊，多瑙河蜿蜒其中。在參觀國會大廈時，我和女導遊聊起了這個民族的歷史。史料記載，匈牙利的祖先來自於蒙古的遊牧民族。強悍的草原民族在傳說中如附身於馬上的神靈，長驅直入，無所匹敵。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把他們描繪成「幾乎黏在馬上」的人、「體態奇形怪狀；相貌奇醜無比，不由使人認爲他們是雙足野獸……」這一不畏艱險的遊牧民族沿着橫貫歐亞大陸中部的草原走廊東移，止步於中歐匈牙利平原，從此在這裏扎下根來。正是這裏遼闊的地理環境成了遊牧民族馳騁的疆場，形成了羅馬帝國、奧匈帝國時期強悍的匈牙利。那個女導遊的姓名排列與來自東方的我一樣，姓在前名在後，與西方的傳統完全不一樣。在市區的英雄廣場上聳立着始建於一八九六年的紀念碑和雕像群，正是爲了紀念匈牙利民族在歐洲定居一千年。上面樹立着在九世紀創建匈牙利的七個部落領袖，以及匈牙利其他歷史名人的雕像。

可是在上一個世紀中的兩段歷史卻更緊密地纏繞着人們的記憶。二戰時期德國軍隊被蘇軍在此圍城，不得不退入地勢偏高的布達，爲了抵禦蘇軍強攻，德軍用五噸凝固汽油彈炸毀了多瑙河上所有的橋樑。二十餘萬名裝備精良的蘇聯紅軍將布達佩斯團團包圍，而他們面前的幾萬名德國和匈牙利士兵卻已筋疲力盡，喪失重武器，缺少食物、彈藥和裝備。在整個圍城過程中布達佩斯有三萬八千名市民喪生。我曾經看見過照片上被炸毀的塞切尼鏈橋只剩下兩隻橋墩還立在河上，橋上的鋼索都垂落在水底。

布達山上城堡的夜景（作者供圖）

在慘烈的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的一些文化名城普遍遭受慘烈的轟炸，有些幾乎完全毀滅。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就是損失極大的文化名城。當時布達山上的城堡也被炸得百孔千瘡。當然也有例外，一九四四年盟軍進攻意大利，守城的德國陸軍元帥凱瑟林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事統帥，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整個戰爭期間，下令保護珍貴的古代歷史文化遺產。對於威尼斯等歷史名城，爲了避免戰爭傷害，他率領的德軍未經一戰而主動放棄，從而在戰爭中得以幸存。凱瑟林更宣布羅馬和佛羅倫斯這兩座歷史文化名城爲「不設防城市」，主動撤出軍隊，另闢他地作爲戰場。在戰後審判的時候，在意大利戰場上與凱瑟林決戰的美國將軍克拉克、英國將軍亞歷山大等人都爲他求過情。這是題外話了。在歷史沉重的負荷中，匈牙利終於走過來了。

憂鬱的星期天

從布達城堡的平台上可以看見最美麗的多瑙河景色，綿延的河道在遠處變得開闊了，河上的橋樑由近而遠依次排開，神采各異。兩岸的建築紅瓦白牆，簇擁着幾座哥德式的宏大建築。

我注目於遠處綠色的自由橋，行前看過一部電影叫《布達佩斯之戀》（Gloomy Sunday，或譯《憂鬱的星期天》），美麗的女子伊洛娜同時被兩個男人深愛着。一個是餐廳老闆，另一個是鋼琴師。伊洛娜同時擁有兩個男人的愛，幸福滿足。鋼琴師爲她創作了鋼琴曲《憂鬱的星期天》，從此這首令人心碎的樂曲和餐廳一舉成名。而三個人和平共處的日子，因爲一位德國無名小子漢斯（片中德國佔領布達佩斯後，漢斯成爲了納粹軍官）的出現徹底摧毀。而電影的第一個鏡頭中的車隊就是從自由橋上駛向坐落於布達的飯店。

據說，《憂鬱的星期天》是一九三三年匈牙利音樂家賴熱·謝賴什和他的女友分手後在極度絕望的心情下所作。電影是爲這首樂曲量身定做，在電影中鋼琴曲低回婉轉貫穿始終，樂曲中流露的絕望情緒懾人心魄。據說當年數以百計的人在聽了這首樂曲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支樂曲隨之被冠以「匈牙利自殺歌」的稱號，一度遭到了許多國際知名電台的禁播。

不過時過境遷，顯然有許多遊客和我一樣對這一部拍攝於一九九九年的電影印象深刻，一個傍晚我們坐在多瑙河邊的餐館吃飯時，餐廳的樂隊應客人的要求演奏了那首曲子。在和平的環境中，當遊客懷有閒適的好心情，那首曲子聽上去難免憂傷卻並不絕望。當我沉浸在樂曲中時，眼前浮現的是女主角伊洛娜婀娜的身姿，我多麼希望她能從店堂裏走出來。

（上）

公雞群裏之「戰鬥雞」

陸琴華

自由談

一次下午放學，來到莊頭了，我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一隻紅艷艷的大公雞正在跟一隻有一呎多長的黃鼠狼打架呢。

夕陽西下，一見到黃鼠狼跟公雞打架，我頭腦嗡的一下，血湧了上來，義憤塡膺，打算兩脇插刀，幫幫公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野生動物不少，刺蝟啦，野雞啦，野兔子啦，甚至狼、狐狸什麼的隨處可見。黃鼠狼呢，卻跟過街老鼠似的人見人喊人打，因爲黃鼠狼沒別的本事就是專門偷吃我們家裏養的雞，還會放出一股臭味驅趕捕捉牠的人。那時家裏養幾隻雞就跟現在一些人家的門面房一樣，坐在家裏就有錢花了。

當時公雞跟黃鼠狼只有一兩呎遠，公雞怒目而視黃鼠狼。黃鼠狼呢？尾巴拖地，縮着頭一動不動。只見公雞伸長脖子迅疾一躍，用嘴巴啄了一下黃鼠狼。黃鼠狼一定是感覺有些痛了，屁股朝後挪了挪，抬起兩隻前爪子，欲做反撲狀。公雞咕咕兩聲，展開兩隻翅膀就做出迎擊的樣子。誰知不幸的一幕發生了，公雞兩隻翅膀底下藏着一群麻雀般大的小雞仔，其中有一隻小雞仔由於驚慌害怕從公雞的翅膀底下竄到了前面，也就是竄到了公雞的脖子底下，原來那隻公雞像母雞一樣擔起了養育一群小雞仔的任務。小雞仔竄出來，這不是找死嗎？當時的我埋怨那隻小雞仔眞不識時務。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黃鼠狼見此情景，精神一抖，嘴巴上的鬍鬚根根直立，似乎終於尋找到下手的機會了，揚起兩隻前爪子，向前一躍。這時的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擔心那隻小雞仔的命運。

很快我的擔心就多餘了，因爲公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勾頭叼起那隻小雞仔朝身後一甩，用翅膀重新把那隻小雞仔掩護到了翅膀底下。黃鼠狼見到到嘴的美味又瞬間沒了，有些氣急敗壞，身子前傾，張牙舞爪，做出報復之狀，逞英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說的俗一點公雞也不是白吃飯的無用東西。公雞抓住黃鼠狼身子前傾的剎那，順勢又用嘴啄了一下黃鼠狼的腦袋，黃鼠狼就又把屁股朝後挪到了原來的位置。「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就在黃鼠狼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時，公雞伸長脖子，再次啄了一下黃鼠狼腦袋。這一口一定是啄得厲害了，黃鼠狼發出一陣哀鳴。忽然，一股濃烈的臭味撲面而來，我掩住鼻子，說：「黃鼠狼放騷了！快跑！」再轉臉一瞧，那黃鼠狼已溜得不見了蹤影，公雞這才咕咕把一群小雞仔從翅膀底下放出來，探頭給那些雞仔覓食，先前驚險的一幕就像沒發生過似的。

那時，我只知老母雞會孵小雞仔，怎麼大公雞也能像母雞似的養育小雞仔呢？原來那是一隻閹割了的公雞。閹割了的公雞不像母雞那樣會撇窩，到了產蛋的時候就不願負責養育小雞仔的任務。閹割了的公雞則不然，也就是閹割了的公雞既有母性，又有一股威武不能屈的雄性，就像今天宋丹丹小品裏說的那樣的「公雞裏的戰鬥雞」。有了這「戰鬥雞」，家家戶戶飼養的小雞仔便很少被黃鼠狼叼走了。